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乌有乡消息

〔英〕威廉·莫里斯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乌有乡消息

[英] 威廉·莫里斯 著

黄嘉德 译

附：《梦见约翰·鲍尔》

包玉珂 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年·北京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乌 有 乡 消 息

附：《梦见约翰·鲍尔》

〔英〕威廉·莫里斯 著

黄嘉德 包玉珂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2456-0/D · 217

1981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7年10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张 12 1/8 插页 1

定价：24.00 元

William Morris
NEWS FROM NOWHERE
A DREAM OF JOHN BALL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9

根据莫斯科外文出版社 1959 年英文版译出



威廉·莫里斯
(1834-189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年10月

威廉·莫里斯和他的《乌有乡消息》

黄 嘉 德

威廉·莫里斯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一位杰出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同时又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是英国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在国外,它对殖民地进行疯狂的扩张和掠夺;在国内,它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到八十年代,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因此阶级矛盾趋于激化。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曾经举行过多次大罢工,对资本家展开斗争。英国统治集团尽管试图用武力疯狂镇压劳动人民,但也无法阻止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浪潮。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英国无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重新兴起。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团体如社会主义者同盟等也应运而生。这些团体对于推动当时工人阶级的斗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莫里斯于1834年3月24日出生在英国埃塞克斯郡沃尔瑟姆斯托城一个富商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拥有不少地产的证券经纪人。莫里斯从小酷爱文艺,特别是酷爱中世纪的艺术和建筑。他在少年时代沉浸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G. G. Byron, 1788—1824)和雪莱(P. B. Shelley, 1792—1822)的作品中。浪漫主义者

那些不满现状、反抗压迫、以歌颂自由平等、强调个性解放为主题的诗篇，在他的思想感情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对于少年莫里斯来说，艺术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不但是逃避庸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安乐乡，而且也是反抗它的根据地。

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1853 — 1855)，莫里斯跟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包括当时的著名诗人和画家但丁·罗塞蒂和后来的著名画家伯恩-琼斯 Burne-Jones, 1833 — 1898）等以“拉斐尔前派协会”^① 为中心，从事社会活动和艺术研究。

莫里斯在大学学习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在 1856 年和他的文友创办了一个月刊，叫做《牛津和剑桥杂志》(The Oxford and Cambridge Magazine)。他的早期作品多数在这个杂志上发表。

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莫里斯一方面在一个建筑事务所工作，另一方面和罗塞蒂等致力于艺术的研究。他起初从事绘画，不久就转入诗歌创作。1858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捍卫桂尼维尔和其他诗歌》(The Defence of Guenevere and Other Poems)。

1861 年，莫里斯和他的文友开设了一家美术装饰公司，承办美术设计、户内装饰等业务，同时制作染色玻璃、雕刻的家具、刺绣、地毯、窗帘等家庭用品。这家公司所宣布的宗旨是：通过艺术来改变英国社会的趣味，使英国公众在生活上能够享受到一些真正美观而又实用的艺术品。莫里斯认为实用装饰术起源于民间，因此

① “拉斐尔前派”(The Pre-Raphaelites)：由英国的一些艺术家在 1848 年所组成的“拉斐尔前派协会”(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而得名，其领导人物是霍尔曼·亨特(W. Holman Hunt, 1827 — 1910)和但丁·罗塞蒂(Dante G. Rossetti, 1828 — 1882)等。这一派的画家主张绘画艺术应该象拉斐尔(Raphael, 1483—1520, 意大利画家)以前的意大利绘画那样逼真地表现自然。

极力主张把纯洁的、健康的趣味还给人民。他在实用装饰术和艺术史方面所进行的活动，对于他的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他的文艺创作的造诣起了重大的作用。通过实用美术的研究，莫里斯建立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意识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庸俗和贫乏，开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并下定决心要以文艺作品为武器，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

他在 1867 年发表诗作《捷逊的生和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Jason)，在 1868—1870 年间写成组诗《地上乐园》(The Earthly Paradise)。在这两部作品中，莫里斯以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为题材，表现了他对当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现象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憎恶，以及他追求人类美好幸福社会的远大理想。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地上乐园》，使他在英国诗坛上享有声誉。

莫里斯在 1877 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加入了自由党的左派和社会人士联合组织的东方问题协会，反对保守党政府和土耳其联盟对俄国进行侵略战争。他写了一篇题为《不正义的战争》的著名政论，揭露统治集团的侵略政策的反动性，指出保守党政府所策划的军事冒险将会危害英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呼吁英国工人起来争取和平。这篇重要的政论证明莫里斯在政治思想上已经成熟，同时标志着他的创作生涯和社会活动正在进入一个新时期。

这时，莫里斯还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社会团体，叫做古代建筑物保护协会，其目的是在保护一些具有民族风格、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建筑物，而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唯利是图的市侩展

开斗争。莫里斯担任协会的名誉秘书，经常为协会的工作进行宣传。在他的演讲中，他指出艺术和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并且强调艺术和自由一样，不是少数人的私有物，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

莫里斯在参加东方问题协会的政治活动之后，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英帝国主义在爱尔兰、埃及、印度、缅甸和南非的扩张和掠夺行为使他触目惊心。在国内，他发现：许多原来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工会，已经被资本家所收买，成为政客和政党的驯服工具。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他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和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进步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且在1879年担任一个进步的工人团体全国自由同盟的司库。在1881—1882年间，他企图把伦敦工人阶级所有的政治团体组织成为一个“激进联盟”，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人政党创造条件，可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就这样通过二十多年的生活体验、文艺活动、政治斗争，特别是通过和工人运动的直接接触，莫里斯终于在1883年加入了民主联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开始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等的著作进行系统的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他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意义。在他最早的一篇题为《商业战争》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演讲里，莫里斯指出阶级社会里存在着阶级斗争：

“这里有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在社会里，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袖手旁观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参加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你要么就做反动派，被民族前进的车轮辗得粉碎，这样

来发挥作用；要么就加入进步的队伍，摧毁一切的敌对力量，这样来发挥作用。”^①

民主联盟(成立不久就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在1884年底发生分裂。莫里斯和其他一些执行委员不同意该联盟领导人海德门(Henry Mayers Hyndman, 1842—1921)的机会主义的政策路线，便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Eleanor Marx-Aveling, 1855—1898, 马克思的女儿)及其丈夫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Aveling, 1851—1898)等退出联盟，在恩格斯的支持下，组织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叫做社会主义者同盟。莫里斯并且担任该同盟的机关报《公共福利》(The Commonweal)周刊的主编。《公共福利》周刊最初几期发表了一系列以阐述马克思的著作为主的论文。在主编《公共福利》的六年间，莫里斯为这个刊物写了大量的宣传社会主义的诗歌和散文作品，包括他的重要诗作《向希望前进的人们》(The Pilgrims of Hope, 1885)。在这首自传体长诗里，莫里斯以1871年巴黎公社的革命事件为中心，表示坚信工人阶级只要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小说《梦见约翰·鲍尔》(1886—1887)和《乌有乡消息》(1890)都是首先在《公共福利》周刊上发表的。

社会主义者同盟在1885年发表了一篇由莫里斯执笔的宣言，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实现“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 socialism)的主张，其基本内容是要求改变社会基础，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界限。宣言指出：现代文明

^① 转引自汤普森(E. P. Thompson)著《威廉·莫里斯：由浪漫主义者到革命家》(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 1955)一书第310—311页。

社会里存在着两个阶级——一个阶级占有财富和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为那占有财富的阶级创造财富。这两个敌对阶级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无休止的斗争。为了消灭剥削，使广大人民能够按劳分配，过着幸福的生活，一切生产资料必须公有化。这不能通过“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改良主义方法去实现，而只能通过革命的国际社会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同盟将致力于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群众掌握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

在他五十四岁诞辰的时候，他在一次演讲里说：“我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的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彻底革命。我的目标不在改革现有社会制度，而在废除现有社会制度。……可是，我再一次请你们注意，我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①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莫里斯不但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而且也积极参加实际斗争。在八十年代的英国，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工人运动汹涌澎湃，罢工、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引起了劳动人民和警察的正面冲突。莫里斯投身于这些群众运动，坚决支持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在1887年11月13日，伦敦发生了“血腥的星期日”的惨剧。当日伦敦的社会主义团体及其进步组织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联合举行一次保障言论自由权利的群众大会，政府出动警察前来镇压，结果死伤多人。莫里斯和英国伟大戏剧家萧伯

^① 转引自卢宾斯坦因(A. T. Rubinstein)著《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自莎士比亚至萧伯纳》(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1953)一书第855页。

纳(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也参加大会,亲眼看到统治集团残杀人民的罪恶。莫里斯对政府的暴行极为愤慨,曾写了一首题为《死亡之歌》(A Death Song)的诗来悼念牺牲者。

1890年,因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和《共同福利》周刊被无政府主义者所把持,莫里斯便自动退出,在1891年另外组织了汉默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出版刊物,支持工人运动。

在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莫里斯时常通过演讲,在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在一次为保卫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而举行的群众大会上,莫里斯发表演说。警察横加干涉,解散集会,逮捕莫里斯。但是任何挫折都不能动摇莫里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决心。他直到晚年还是和工人运动保持接触,不断通过写作和演讲来从事宣传工作。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又促使他建立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创作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为英国十九世纪进步文化增添光辉。

莫里斯因病于1896年10月3日在伦敦逝世,享年六十三岁。在他逝世后,他的女儿,梅·莫里斯(May Morris),把他一生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浪漫故事、政论、杂文、演讲词、书信和翻译等等,编成二十四卷的全集出版(1910—1915)。

在莫里斯的散文作品中,《梦见约翰·鲍尔》和《乌有乡消息》是他最重要的两部小说。

《梦见约翰·鲍尔》是一部以英国历史上著名的1381年农民起义为背景的中篇幻想小说。莫里斯在书中描写英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生活在十四世纪的英国,参加农民起义

的部队，对贵族进行战争。他和一个以牧师为职业的农民领袖约翰·鲍尔谈话。在这次长谈中，他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情况告诉鲍尔，着重指出人民会不断地反抗压迫者。莫里斯通过叙述者之口，无情地揭露贵族和富豪的凶狠残酷，并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叙述者一方面预言十四世纪的农民起义将会失败，另一方面肯定说：人民遭遇到的挫折只是暂时的，每一次新的起义和新的斗争将标志着人民力量的成长壮大，使他们更加迅速地由压迫者的铁蹄下获得彻底的解放。在《梦见约翰·鲍尔》第12章中，故事叙述者对鲍尔说：

“……这个正在我们眼前开朗起来的夏日的黎明……也许竟是一个寒冷、灰暗和阴沉的黎明，但是凭着它的亮光，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一切事物的真相，而不再会被月光的闪烁和梦境的魅力弄得目迷心醉了。凭着这一线灰暗的曙光，聪明的人和勇敢的人就能找到一种挽救办法，并实际掌握它，它是一种摸得到、握得住的真实东西，而不是什么只能从远处向之膜拜的天上的荣耀。……约翰·鲍尔，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那时候，你现在对未来的梦想就会被人们看做是一件行将实现的事情而郑重地加以讨论……”

莫里斯在这部小说中强调人民大众的起义终究会取得胜利，这是意味深长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当英国工人对资本家的斗争屡遭失败，有些工人对继续斗争信心不足之际，莫里斯显然是想借《梦见约翰·鲍尔》来鼓舞工人阶级的斗志。由这一点说来，《梦见约翰·鲍尔》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的。

《乌有乡消息》是莫里斯的代表作，是西方文学上一部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题材的优秀的长篇空想小说。

莫里斯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就想以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1898）在1888年出版的乌托邦式的小说《回顾》（Looking Backward）促使他实现这个计划。贝拉米在自己的作品中预言在公元2000年，人类社会将由资本主义“和平进化”到社会主义。莫里斯很不同意贝拉米这种空想，因此就创作《乌有乡消息》，加以驳斥。这部小说的单行本在1891年出版。

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以“地上乐园”为主题（这是作者在他以前许多作品中一贯采用的主题），但他在处理这个主题时，已经不象他在早期诗作《捷逊的生和死》和《地上乐园》中那样，企图从古代神话传说中寻求他的理想的乌托邦，而是把乌托邦的理想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了。在《乌有乡消息》中，关于人类未来幸福社会的伟大理想具有更明显的现实内容，从而使这部小说的思想性更提高了一步。

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以新旧对比的方法，一方面描写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揭露和抨击十九世纪末叶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故事描述伦敦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一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辩论之后，回家就寝，做了一场梦，在梦中发现自己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英国。通过实地观察，也通过和船夫迪克（即理查德·哈蒙德）、不列颠博物馆图书管理员老哈蒙德（迪克的年已超过一百零五岁的曾祖父）、克拉娜（迪克的情人）和爱伦等人的接触交谈，这个自称“客人”的主人公惊奇地看到整个

英国社会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新世界没有私有财产,交易不用货币;人们需要什么东西就可以到商店里去领取;贫富的界限已经消失,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贫困。旧时代的“遗传性的病”——“懒惰”已经消灭,人人热爱劳动,人人有工作,过着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的生活。

在共产主义的英国,人压迫人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们获得了完全的自由。资产阶级政府——保护富人反对穷人的“专制政治的机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讲到英国的城市时,作者通过老哈蒙德之口说:在过去,英国的“市镇是封建军队的堡垒、乡民的市集和工匠的聚集场所”。后来,英国变成一个由丑恶的大工厂和更加丑恶的大赌窟所组成的国家。伦敦大部分是贫民窟,纯洁无辜的人们在那里受苦受难。在新时代里,这一切丑恶的现象已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逐渐消灭,整个英国“已经变成一个花园了”。

莫里斯在这部小说里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老哈蒙德指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资本家为了达到廉价生产的目的,残酷地剥削工人,使工人无法享受到最起码的生活条件,同时失掉了劳动的乐趣,而所生产的大部分商品又是人们所不需要的东西。高速度的生产造成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就形成了。为了推销过剩的商品,帝国主义不惜用武力和欺骗的手段去“开拓”别的国家,推行商业奴隶制度,破坏本地人的生活,强迫他们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商品,同时又掠夺他们的天然资源。

在作者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商品是完全根据实际的需

要而制造的。由于人们不再被强迫去生产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他们便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他们制造商品的乐趣。凡用双手做起来觉得厌烦的工作就都改用机器；而一切用手力机械做起来很有乐趣的工作便不使用机器。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特殊才能的工作，所做的工作都有益身心，所以对于新社会的人来说，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愉快的习惯了。

事实上，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热情地歌颂劳动的伟大。为了说明人们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的巨大变化，作者力图在这部小说里描写自由的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和他们在劳动中的乐趣。主人公在新社会里碰到的第一个人物船夫迪克为他划船摆渡，热心服务，不取报酬，这就给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迪克无论是划船操桨或是从事金属雕刻，都把劳动当做一种生活上最愉快的事情。汉默史密斯宾馆里的姑娘们在招待客人进餐时态度殷勤，打扫大厅时认真从事，真正体验到工作的乐趣。孩子们在商店里供应物品给顾客，在市场上看管马匹，把义务劳动当做一种消遣。

小说的主人公看到这些新现象后，向老哈蒙德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在新社会里，“在劳动没有报酬的情况下，你们怎样鼓励人们去工作？”老哈蒙德答复时指出：劳动的报酬就是生活。人们在劳动中可以得到创造的快乐，这就是再好也没有的报酬。人为的强迫命令已经不存在，人类的个性获得了解放，人人都有发展自己的才能的自由，同时也知道新社会所需要的是哪一些劳动的产品，因此劳动便有可能成为快乐的源泉。

资产阶级理论家总是歪曲人类对劳动的态度，认为人类把劳动看成苦事，认为人类如果没有金钱的报酬便不愿意劳动。为了